名城

陆游与天彭牡丹

□温月

国色增天香 花中称君王

牡丹原本只是其貌不扬的山间野花，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伏牛山中和南北交界的秦岭之上。名虽始见于西汉《神农本草经》，却是当作治病的药材。时光荏苒。经我国古代人民多年精心选种和辛勤培育，牡丹得以蜕变，从貌不惊人的山间野花一跃而成雍容华贵的“国色天香”！

牡丹为深根性落叶灌木花卉，高45—160厘米。喜阳光，爱凉爽，耐寒而忌高温闷热。适宜于疏松、肥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壤生长。按花色，可分为红花系、黄花系、白花系、紫花系等；依花型，则可分为单瓣型、绣球型、菊花型、荷花型、金环型等。从古至今，人们鉴赏牡丹，均十分注重其花色、花型和全株的形态神韵。以重瓣者佳，单瓣者次；色丹者上，黄者更胜。如黑牡丹中的“乌龙卧墨池”，红牡丹中的“醉杨妃”，粉牡丹中的“赵粉”，白牡丹中的“雪塔”，以及红白并开的双色牡丹“二乔”、一花三变的“娇容三变”等等，均被视为牡丹中的名贵品种。

从西汉药典中的普通药材，到唐朝皇宫里的名贵花卉，牡丹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且在典籍中有了大名，如《开元天宝遗事》谓木芍药，《洛阳名园记》中称花王，《群芳谱》中呼洛阳花。当时间的车轮驶入北宋，洛阳更成全国牡丹的栽培中心，其栽培的牡丹以“姚黄”和“魏紫”两个品种为最佳，前者被尊为“花王”，后者被誉为“花后”，名满天下，“洛阳花”的称号亦由此而来。当朝文学大家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既倾心诗词文章，亦钟情牡丹研究，为此编撰了《洛阳风土记》《洛阳牡丹谱》和《洛阳牡丹图》3部牡丹专著，对其品种进行了详尽描述。君王珍爱，文豪推崇，洛阳予牡丹以养育之沃土，牡丹予洛阳以“第一”之荣光。

西蜀有天彭 牡丹发新花

靖康二年（1127年），奈何北宋亡于金军兵戈铁骑，“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丛中十万家”的繁盛景象亦消逝在战乱的烽烟中。中原百业凋敝，花事颓丧。牡丹的许多名贵品种因此被迫移植到包括四川等南方地区。

与洛阳牡丹齐名的天彭牡丹，发源于彭州境内的丹景山。此山坐落在彭州境内的丹景山镇（古称九陇），距成都西北50公里，海拔1147米，然层峦叠翠，钟灵毓秀，素有“丹岳岱宗”之誉。汉时曾建金华宫于此。唐代高僧金头陀重修时，在周边地域盛植牡丹，号称“丹景第一”，那一脉山岭亦故名丹景山。宋《古今杂记》载：后蜀皇帝孟知祥在御苑中辟牡丹园。时任彭州官员的多是皇亲或其河北同乡，有条件在御苑获得牡丹种子，引栽至彭州，“此彭门花之始也”，彭州亦由此开始大规模种植牡丹。至南宋时，天彭牡丹已享有盛誉，风头完全不输中原洛阳与山东菏泽。

天彭牡丹，按中国牡丹品种分类学，为西南牡丹品种群，与北方的中原牡丹品种群、西北牡丹品种群和江南牡丹品种群共同跻身中国四大著名牡丹品种群之列。四川彭州乃是西南牡丹品种群的栽培中心，四川各地和云南、贵州、西藏等亦有种植。

株高叶茂，花大瓣多，滋润丰腴，艳丽多姿的天彭牡丹，尤以悬崖断壁皆生花朵，与苍干古藤相映争俏之野趣而著称。春日融融，漫山遍野牡丹盛放，俨如花的海洋。游人蜂拥观览，无不为之陶醉。天彭牡丹亦因此名动神州，享誉天下。

放翁继醉翁 撰写《牡丹谱》

乾道八年（1172年）岁暮，陆游奉令离开抗金前线南郑（今陕西汉中），骑着一头毛驴，冒着蒙蒙细雨来到成都。杀敌报国志未酬，怀着一腔愁绪而到成都的陆游，面对天彭牡丹瑰丽多姿、争奇斗妍的动人风采，露出了盈盈笑意。洋溢着牡丹芳馨的山野春风，吹散了陆游郁闷的心结，他由衷地爱上了彭州这方土地，更爱上了盛开在这方土地上的天彭牡丹。寓居成都六载，天彭赏牡丹，成为陆游每年不可或缺的快乐之旅，由衷赞叹“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

天彭牡丹给陆游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遂对研究天彭牡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有他所尊敬的文学前辈欧阳修，为洛阳牡丹撰写专著《洛阳牡丹谱》的启示与激励，由是萌生了为“在蜀第一”的天彭牡丹撰谱立说的想法。

陆游踏勘山野，寻访花农，考证古迹，查阅典籍，收集资料；白昼窗前伏案，夜晚烛下挥毫……终在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十日，自己即将西辞成都、东归临安的前夕完成了专著《天彭牡丹谱》。

《天彭牡丹谱》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花品序”，按花的颜色分别品评甲乙；第二部分为“花释名”，记录各花的名称；第三部分为“风俗记”，杂记蜀人赏花轶事。详细记录了天彭牡丹的品种、特性以及作者的观感。陆游在这部专著中表达了对彭州牡丹的深厚情感和其美学的赞赏。

专著中，陆游开句便明确指出：“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将天彭牡丹与“甲天下”的洛阳牡丹相提并论，高度褒赞。同时，针对“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的迷茫，通过寻访当地住民，依据“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的史实，认为永宁院乃是天彭牡丹栽培的发源地。彭州住民还曾在北宋崇宁与宣和年间到洛阳购买新花，归乡后移栽本地，洛阳牡丹因此在彭州生根发散，种花农户也随之兴盛。“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指证了天彭牡丹的另一来源是洛阳牡丹。

专著不单详尽记述了当时天彭牡丹的主要分布地和花色品种，且还根据作者实地踏勘观访做出评判：“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桥上下花尤超绝。由沙桥至硼口，崇宁之间，亦多佳品。自城东抵濛阳，则绝少矣。”

专著还充分体现了陆游对天彭牡丹考察之细，研究之深：“大抵花品种近百，然著者不过四十，而红花最多，紫花、黄花、白花各不过数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状元红至欧碧以类此第之”。专著在第一部分“花品序”中详尽罗列出红、紫、黄、白、碧各花的品序：右二十一品红花有状元红、祥云、绍兴春、胭脂楼、金腰楼、双头红、富贵红、一尺红、鹿胎红、文公红、政和春、醉西施、迎日红、彩霞、叠罗、胜叠罗、瑞露蝉、乾花、大千叶、小千叶。右五品紫花有：紫绣球、乾道紫、泼墨紫、葛巾紫、福严紫。右四品黄花有：禁苑黄、庆云黄、青心黄、黄气球。右三品白花有：玉楼子、刘师哥、玉覆盂。右一品碧花有：欧碧。同时，还列出了三十二种“未详”花的名称。南宋时期天彭牡丹品种的繁多，由此可见。

专著第二部分“花释名”，对右二十品红花、右五品紫花、右四品黄花、右三品白花和右一品碧花的得名溯源释义。如状元红：“状元红者，重叶深红花，其色舆？红、潜绯相类，而天姿富贵。彭人以冠花品，多叶者谓之第一架，叶少而浅者谓之第二架。以其高出众花之上，故名状元红。或曰旧制进士第一人，即赐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还有如祥云：“祥云者，千叶浅红花，妖艳多态，而花叶最多，花户王氏谓此花如朵云状，故谓之祥云。”这直接来自一线种花劳动者的认知。再如绍兴春：“绍兴春者，祥云子花也，色淡红而花尤富，大者径尺，绍兴中始传。”绍兴，是南宋高宗皇帝的年号，可见此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彭州的。

在专著第二部分，陆游不仅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天彭牡丹多个品种的得名缘由，还评出了各花色的“花魁”：“大抵洛中旧品，独以姚（黄）魏（紫）为冠。天彭则红花以状元红为第一，紫花以紫绣球为第一，黄花以禁苑黄为第一，白花以玉楼子为第一”。内容之翔实，充分说明陆游对天彭牡丹的了解与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专著的第三部分“风俗记”，则详细记述了彭州地方官民养花、弄花和赏花的情景，并将其提升到“习以成俗”的高度：“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遗风”。花开时节，从太守到百姓，都常常到牡丹盛开之地观赏、野炊、唱歌、奏乐。而最热闹则是清明节和寒食节。在寒食节前开的花，称“火前花”，开放时间稍久；寒食节后开放的花，则容易凋落。最适宜观花的天气是“阴晴相半，时谓之养花天”。

栽培嫁接、剔叶修枝，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弄花一年，看花十日”已成当地风俗。大家为了观花，十分惜花，不敢轻易剪除。如果翦花，第二年开花就会很少。花农因之无不多多栽花，以图牟利。

“火前花”“养花天”“弄花”“翦花”，叙事中包含着相关知识，丰富了《天彭牡丹谱》的内容。

陆游客居成都六年，总是欣赏不尽那些美丽的花朵。淳熙丁酉年，成都的长官私自以高价从花商手中收购了数百朵芍药。骑马飞速送至成都，花朵竟未萎恢。夜晚在西楼下开宴。烛光与花朵交相辉映，花影摇曳酒杯之中，瑰丽动人。这些都给陆游留下了深刻记忆。而对于洛阳那一方难以领略天彭牡丹之美，陆游深感遗憾，同时又认为，若是各地的王公将相修筑园苑宅第，尽赏牡丹美景，自己也能有幸观赏，该有多么心驰神往！

居蜀六载，繁丽灿烂的天彭牡丹给陆游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并为之倾心动情。牡丹予我快乐，我为牡丹立谱。遂以一腔心血，饱蘸浓墨，记录下了天彭牡丹的珍贵资料，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研究天彭牡丹乃至全国牡丹栽培及发展的重要文献。

当宋一朝，北有“醉翁”欧阳修撰著《洛阳牡丹谱》；南有“放翁”陆游修成《天彭牡丹谱》。二翁双谱，齐名比肩，堪为中国花卉栽培史上一段佳话。

天彭牡丹。陈子庄 绘

记忆

琴弦上的时光

□蒋苗苗

昨夜里狂风挟着飞雪，像一场无声的呐喊，敲击窗棂，几乎响了一夜。风在黑暗中呼啸，雪在光影里翻飞，狂风和飞雪，在寂静的夜里反复吟唱。今晨地上的积雪有十多厘米厚，枯树在雪后初晴的朝阳中，晶莹剔透。此时缕缕阳光，正透过宽大的窗户，洒落在靠小桌的琴盒上，光影斑驳。打开琴盒，里面是一把褪了漆的小提琴。琴身上细密的划痕，在这清晨的光影中，很是明显。我拿起一块细绒布，小心翼翼，慢慢擦拭。一段往昔，从记忆深处轻轻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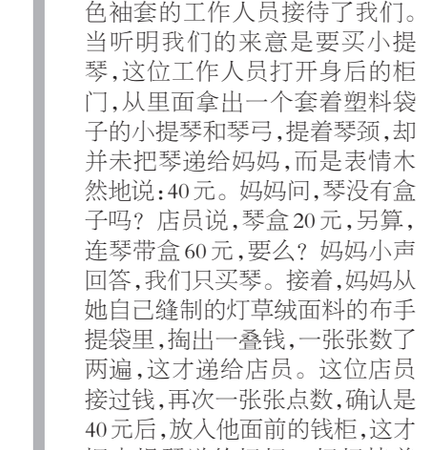
大约是小学四年级时，妈妈在某天早晨叫赖床的我起来时，似乎是随口说了一句：准备给你买把小提琴，你要乖点，听话哦。还睡意蒙胧的我，一下清醒，小提琴吗？什么时候？妈妈淡淡一笑，没说什么。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小提琴是奢侈品，并不常见。我唯一见过真实的小提琴，是邻居家一对兄妹拥有的小提琴。人淡如菊的小姐姐，在窗边拉琴的样子好美。

大约过了四个月。一天下午，妈妈说，走吧，我们去买小提琴。极度兴奋的我，拉着妈妈的手，步行了大约一小时，终于到了市区那家乐器店。一位站在柜台后，身穿蓝色工作服，双臂戴着同色袖套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当听明我们的来意是要买小提琴，这位工作人员打开身后的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套着塑料袋子的小提琴和琴弓，提着琴颈，却并未把琴递给妈妈，而是表情木然地说：40元。妈妈问，琴没有盒子吗？店员说，琴盒20元，另算，连琴带盒60元，要么？妈妈小声回答，我们只买琴。接着，妈妈从她自己缝制的灯草绒面料的布手提袋里，掏出一叠钱，一张张数了两遍，这才递给店员。这位店员接过钱，再次一张张点数，确认是40元后，放入他面前的钱柜，这才把小提琴递给妈妈。妈妈捧着琴，我是满眼期待，蹦蹦跳跳，跟着妈妈，再步行一小时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是找老师学琴。20世纪70年代，并没有少年宫、学习班之类，也几乎没有私人的授课班，于是妈妈为我找的老师就是邻居家这对兄妹。那时候大哥哥已成为本地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小姐姐也进入了文工团的预备队。大哥哥和小姐姐成了我的老师，大哥哥有时间就教我，忙时则由小姐姐代替。跟着这对兄妹老师从拉空弦开始学习。对小提琴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在几周后慢慢减退，枯燥的练习，因手指和音位的不准，拉出的嗞嗞拉拉的声音实在难以入耳。放学回家，小朋友都可以出去玩，我却要拉琴练习。有时候是拉着琴，眼睛却望着窗外，耳朵里也充满了窗外小朋友的欢笑声，可以想象当时的我是如何的不专心。坚持了几个月后，日益懈怠。有一天，我又没去这对兄妹老师家学琴，妈妈问我为何不去，我找出的理由是，没有琴盒，用塑料袋包着琴去，容易损坏。妈妈没说什么。又是几个月后，妈妈拿回了一个全新的琴盒，并把琴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用细绒布擦拭干净，轻轻放入琴盒里。周末时，妈妈拆了一件爸爸的工作服，为新琴盒缝制了一个琴套。很久以后，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妈妈为我买琴的钱是如何筹措的。妈妈约了3个关系较好的同事，每人每月集10元人民币，共经历了4个月，集得40元，为我买琴。为了买琴盒，妈妈又去与这几位同事商量，每人每月集五元，又是四个月，筹措了20元，为我买了琴盒。学琴、拉琴又继续了一年，可以拉一些简单的曲目，甚至还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登台表演过。上中学后，学习日益紧张，作业、考试、升学的压力接踵而至，拉琴的时间越来越少。看到我越来越少的练琴，一向宠我的爸爸，都忍不住在一旁责备我，甚至说把琴拿出去转卖了吧，反正我也不喜欢拉琴。可妈妈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只是时常会拿块绒布细细地擦拭琴盒上的灰尘，并轻声叹息。以后的岁月里，漂泊异乡，妈妈、琴、故乡，都离我越来越远了。

前几年回国，我跟妈妈说，我要把琴带走，重新开始练习。妈妈笑了笑说，好呀，你练习吧，什么时候练好了，拉给我听。我找到当年教我拉琴的邻居大哥，帮忙把琴修整了一下，又上网查航空公司各种关于携带小提琴的规定，又多次直接致电航空公司的客服，询问旅客携带小提琴登机的细节。最后，临上飞机前，还去了四川音乐学院前的琴行。一位头发已全白的老师傅检查我的琴后，说这是上海某乐器厂在1970年代末期生产的低档琴，已无修或保留的价值，他建议我另外买一把琴。我告诉了他这把琴的故事，老师傅没再说什么，只是帮忙把琴弦和弦柱换了。

一路小心呵护，经历29个小时的旅途后，我终于把琴带回来了。我重新购置了琴谱琴架，重新开始学习。在余生的光阴里，我会好好练习，每一个黄昏，我会用琴声编织思念。妈妈，当未来的某日，星河低垂，彼岸花开，我会在时光的尽头，在那个未知的世界找到您，我一定拉一首好听的曲子，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我的爱与思念，在寂静中流淌。妈妈，我会努力的，等我带着这把小提琴，拉着优美的旋律，走向您，等您在星光下轻轻点头，等我哦，妈妈。



琴弦。

地方

从“双石镜”到武担山石镜

□崔耕

成都不仅有武担山石镜，时间再往上推至战国，还有“双石镜”遗存。这足以证明，开明氏之“镜”对于爱情的深刻隐喻。

在距离蜀王墓以东2000米的骊园村3组锦水河干流渠旁的丽元山（一个高出地标三四米的大土包），直径约百米，土包下为墓地，地表上曾有“双石镜”，为古蜀开明氏的王妃墓以及墓表。

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载：“丽元山，在新都县北八里，平地特起，四绝高三丈，有双石境，广五丈，尝掘其下至水，而未臻其极。”清代《四川通志》《新都县志》载：“新都马家境内普东村有战国时代古蜀王开明氏的船棺墓，丽阳村丽元山有蜀王开明氏王妃墓和墓表双石镜遗址。”

在1941年第3卷第4期的《说文月刊》里，刊有学者孔令谷的《蜀地识小录》一文，精考蜀地10个古蜀大石文化遗迹，他同样注意到了新都“双石镜”的存在。

新都马家镇一带没有荧荧发光的硬质岩矿分布，我们判断，这与武担山石镜一样，是从灌口岷江一线的花岗岩或是金堂彭州出产的具有发光效应的蛇纹石，将两块巨大的“孤石”运来，再将上部打磨光滑而成墓表。

2025年3月，我采访了骊园村3组89岁的村民刘婆婆与84岁的张婆婆，她们世代居住在此。张婆婆讲，她幼年记忆里的丽元山，曾经属于金堂县管辖。也就是这个大土包，“有竹林那么高。”“土包上有很多柏树林，还有一座碉楼。到后来1968年左右，村民挖平了土包，用土来改造农田，就只剩下砍伐柏树后的树根兜兜了。这样的大土包，马家镇一带还有两个。”据她祖辈讲，曾有一块大石镜，打来一盆水倒在石镜上，从石镜中能看到金堂县县衙审案的映像……后来石镜被人盗走了。

新都区丽元山古墓遗址。崔耕 摄

这些传闻，与青藏高原上的“临水观像”同出一辙。马家镇一带的大土包，极可能成为开明王朝时朝向北面岷山的祭台。

新都籍诗人易杉对我指出，“双石镜”墓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被肢解毁坏，荡然无存。当地村民还回忆起，当时落实退耕还林，农民挖开土包墓地，出土了两根象牙（也有人认为是一对牛角），遇空气后两个小时内便发黑，随即化为了粉末。而当时，石镜就已不存在了。

根据上述材料，“双石镜”应该是两座并置的王妃之墓。时间要早于开明十二世杜芦（也称芦子霸王）建立的武担山石镜。也可以说，建立墓表石镜，是开明王对于爱妃逝世后的一种隆重礼仪。自杜宇以降，蜀王似乎具有多情的地缘传统，杜宇在凤凰山为妻女所立的石斛（也是一面石镜）、武担山石镜、新都双石镜等等，恰是明证。

新都马家镇丽元山是古蜀国留下的珍贵的大石文化遗址，至今已有近3000年历史，足以见证新都作为古蜀开明王朝的重要都邑。白云苍狗，令人遐思。天镜、地镜、日镜、石镜，镜观万象，恩爱情仇，任人拾取。

博尔赫斯在散文《梦魇》中，这样描述过两面镜子：“迷宫梦魇与镜子梦魇：没什么不同，因为只要两面相对立的镜子就可以形成一个迷宫。圆形房间，其墙壁和门都是镜子，所以谁进了这间房子，就站在了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央。”如果用此来看待双石镜，那么置身其间，也许呈现出来的，是一条古蜀逶迤而来的爱情走廊……

值得一说的是本地的地名“丽元”，现在写作“骊元”，应该与道教天师二十四治之漓沅治有关。

漓沅治，作为道教二十四治中之一，位列第四，传说中它的位置在彭州白鹿镇（河坝场）塘坝村。南朝时期，李膺在《益州记》中提到，范蠡在漓沅山（丽元山）学道后升天。唐玄宗也有诗云“漓沅治里长安情”，可见当时对此地的重视程度。据此判断，马家镇的丽元山，应该是后世附会漓沅治而来。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